

中
短
篇
小
说
集

我们的底牌

弋舟 / 著

21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0 年卷

作家出版社

中短篇小说集

我们的底牌

弋舟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的底牌/弋舟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1. 1

(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10 年卷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74 - 2

I. ①我… II. ①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88823 号

我们的底牌

作 者: 弋 舟

责任编辑: 张月寒

装帧设计: 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178 千

印张: 7.875

版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574 - 2

定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张 镏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镏

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

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阎晶明 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何建明

副主任 侯秀芬 李小慧

委 员 侯秀芬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：

弋舟，本名邹弋舟，男，1972年生，祖籍江苏无锡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2000年开始小说创作，迄今已有长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刊于《作家》、《花城》、《中国作家》、《上海文学》、《天涯》、《山花》等文学刊物，部分作品辑入若干选本，并被转载。曾获第二届“黄河文学奖”中短篇小说一等奖，第三届“黄河文学奖”中短篇小说一等奖，第六届敦煌文艺奖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,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,在内忧外患,雷电风霜,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,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,以全新的生命,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(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)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,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,胼手胝足,前赴后继,披荆斩棘,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,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,云蒸霞蔚,名家辈出,佳作如潮,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,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,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,推动文学又一次春

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 21 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，

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,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,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;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,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,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,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;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,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,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,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,直到鬓发苍苍,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,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,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,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,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,且是“21 世纪文学之星”?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,明星太多太滥,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,五彩缤纷,变幻莫测,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,任凭风翻云卷,光芒依旧;但也有为时不久,便黯然失色,一闪即逝,或许原本就不是星,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,明星渐渐跌价,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?或者,这一批青年作家,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,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,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,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,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?”能的!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:这些作者,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,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,有的来自乡村,有的来自边陲山野,有的来自

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,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,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,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,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,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,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,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,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,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,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,也就是金星,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启明星,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,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,寄托绮思遐想,但对现实中的星,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,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,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,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,不也是必然的吗?

岁月悠悠,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,心绪难平!

1994年初秋

序

小说是野生的

张 陵

多年以前，曾经编过作家谭歌的一篇文章。其中有一句话令我不忘。他说：“小说是野生的。”现在读甘肃作家弋舟的小说，又想起这句话。他的小说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从“野地”里长出来的。

这并非说，弋舟小说不管不顾，一味疯长，而是说他的小说更多地吸取普普通通的百姓生活这片“野地”里的营养，长出了自己独特的小说花朵。这片“野地”我们已经很陌生了，我们的文学也可能很陌生了。所以，读到他来自“野地”里的“野生”小说，会觉得很新鲜，也会觉得不习惯。现当代小说发展到现在，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套路和技巧，也培育了相当稳固的阅读模式。不过，如果过当信任这些技巧与模式，也会进入误区。比如

我们现在已经很明显地看到，小说成熟的技巧正在掩盖作家们远离百姓生活，沉迷个人“小圈子”的空虚与苍白，我们的阅读趣味也倾向消费、休闲、浮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显然需要质朴的“野生”小说的冲击。

据我所知，弋舟虽然第一次出版小说集，但他的写作年头并不短，也写了许多好作品。他的小说作品不断在省内外获奖，说明他很有读者人气，也很有思想艺术水平。我在编审中发现，他其实很懂得小说的技巧和表现方法，经典也就是写实功底也很扎实。不过，他并不过当受制和迷信于技巧，坚持从人民生活这片“野地”里汲取创作资源，坚持把普通民众当作小说表现的主体，真情实感地写他们的命运，写他们的喜怒哀乐。先不说他取得了多大的思想艺术成就，仅这点用心，我们就得很看重。这部小说集中的《我们的底牌》、《天上的眼睛》等就很可能说明他的思想坚持。坦率地说，我个人是比较偏爱“野生”小说的。实际上，“野生”小说并不容易读到，就像我们不容易吃到绿色食品一样。现在生活层面很多样，文学也就很多样，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对“野地”有兴趣，也会写出“野生”作品。一个作家，要有这样的坚持可是不容易做到——需要道德良知，需要使命责任，更需要思想。

现在的文学偏重于流行时尚消费，如果形成潮流，就得检讨反思一下我们当代文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也因此，特别需要那些与时尚流行格格不入的“野生”文学。我们除了在这种文学里感受清新的生活气息、新的人物风貌以外，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到新鲜活跃的思想冲动与热情，从而更真实深刻准确到位地认识我们的现实社会，认识我们的生活进步，认识具有先进价值的文化。这些活生生的东西，只有“野地”能提供，只有“野生”的文学能表现。如果我们的文学失却了这些鲜活的东西，那么文学的生命也就终结了。如果任其流行时尚的文学成为文化的主体，那么民族国家的文学离终结也就不远了。这话说得让人不怎么爱听，

不过,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,并不特别深奥,听听并无害处。

从这样的思想层面上,我读弋舟的小说,对他小说中真实生活形态的描写会有自己的看法。我注意到,在我编审的这部集子里,他似乎很关注凶杀与犯罪。他笔下的平民生活描写总是会和案子联系在一起,但却不是刻意展现案件本身。他不是在做流行的犯罪或警匪小说,而是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,好像我们周边危机四伏,缺少基本的安全感。这样的关注点,很容易出现片面。不过,我宁可相信他的这点“片面”。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矛盾冲突比较集中的时代,不安全感是一个普遍的民众心理。他的小说真实地描写了这样的生态,是以他的思想为支撑的,而不是任意编造。当然,他的小说中平民的暖意和力量也是在这样不安全的关系中表现的——“片面”又多了一层人文诗意。他的小说还有许多可读之处,我就不多嘴了。让读者评说。

此时,正值文艺界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六十八周年。我以为,《讲话》在中国文艺历史上第一次把人民群众确立为文艺的表现主体,希望广大文艺家投身到人民群众伟大的生活之中去,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。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思想创新,也是新中国文艺立足之根本。这一创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实践,已经积淀了深刻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,也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伟大传统。这个伟大传统将延伸下去,就因为有一代又一代作家在继承它;就因为,无论我们的时代如何变化,这片“野地”不会变。永远的“野地”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总序：..... 袁 鹰 1

序：小说是野生的 张 陵 1

时代医生 1

谁是拉飞驰 10

把我们挂在单杠上 21

桥 38

鸽子 60

嫌疑人 85

黄金 109

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 126

锦瑟 142

天上的眼睛 159

我们的底牌 200

时代医生

医生在灰白的晨曦中跑过了东方红广场。那个老头始终跑在他的前面，他的步伐稳健，速度均匀，因此有种不同凡响的风度将他和其他晨练者区别开来。像往常一样，医生在广场的东口看到了老头的背影。他试图追上去。但是，就好像有某种神秘的物质横亘其间，即便老头跑动的频率始终不变，医生在反复调整了几次自己的速度后，依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。所以，当老头照例在那排健身器前停住时，跑到他身边的医生就有些大而无当的激动。医生用很兴奋的声音说：“知道吗，我离婚了！”

老头转过自己红光满面的脸，一边继续大幅度地扭着腰，一边说：“是吗？那我一会儿请你吃牛肉面。”

“还是我请你吧。”医生有种没来由的羞涩，他说，“谁让你是我的教练呢？”

医生跳起来抓住一根单杠，把自己吊在半空，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清晨充

满了热情。在这种热情的驱使下，医生接连做了好几个引体向上的动作。然后他就做不动了，但是身体里的热情依然洋溢着。所以，他就把热情转化成了滔滔不绝的语言。他依然吊在半空中，对着身下的老头说：“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。”

老头正前仰后合地做着运动，他可能并没有听到医生的话。

没有得到回应，医生有些失落。他深深地吸了口气，自言自语般地说：“当然，听不听是你的事了。”

老头仰起脑袋，双脚交替着前后甩动，他问：“听什么，啊？”

“听话啊！”医生的情绪发生了转变，他怒冲冲地说，“你说的话我都听了，你让我跑快一点，我就跑快了，你让我跑慢一点，我就跑慢了，你搞得真像我的教练一样。”

那都是三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新婚的医生开始晨跑，他在晨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老头。老头从清晨的雾霭中突然插在他的面前，对他大喝一声：“哪儿有你这样跑步的？你跑得简直难看死了！”医生吃了一惊，不由得就停下了步子。“不要停，跑！跑！”老头在他面前倒着跑，并且用两只手的动作召唤着他。医生重新跑起来后，老头就开始常年指导着他的跑姿了：“稍微快一些，快一些快一些，慢，慢一些，头，头头，仰起来！”

吊在半空的医生说：“我听了你多少话啊，简直是莫名其妙。”

老头扑哧一声笑出来了，说：“我是个热心人，这点你早该看出来了，我是见不得运动姿势难看的，锻炼就该有锻炼的样子，乌七八糟地乱弄，还不如躺在被窝里，你出来锻炼是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为什么呢？”医生又开始引体向上了。

“我？”老头嘿嘿笑着说，“我怕死，所以要锻炼。你呢？你不怕死吗？可是你运动的姿势不正确，是达不到锻炼的目的的。”

医生觉得自己流汗了。但他依然坚持把把自己吊在半空中。

他说：“可是我并不怕死。”

“不怕死你锻炼什么！”老头有些火了，他可能觉得医生是在故意顶撞他。

“我并不是锻炼，”医生在这个清晨倔强起来，他辩解说，“我只是跑一跑，是由于你的出现，我的跑步才成了锻炼。”

“跑一跑？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多管闲事吗？”老头认真起来，两只手搓来搓去，还把关节压出些响动。

医生也感到了奇怪，他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情绪在支配着自己，令他非要和老头说下去。他说：“你没有多管闲事，是你并不了解我的动机，嗯，你只是有些自以为是。”

“你下来！”老头恶狠狠地说。

医生有些吃惊地看着老头。他从半空中看下去，老头灰白的头发就像一捧稀疏的茅草，此刻这捧茅草还蒸腾着袅袅的热气（那是正确锻炼后的结果）。医生不能想象，这样的一个老头，居然会对自己明确地表示出一种暴力的倾向——天啊，他这是要做什么？

医生依旧吊在半空中。老头等待了片刻，最后不屑地哼了一声，转身离开了。

吊在单杠上的医生落下来，他追上去，对老头说：“你别走，我还没请你吃牛肉面呢。要不，你请我？”

老头诧异地看着泪水从医生的眼眶里流了出来。愣了一阵后，老头宽宥道：“嗯，我知道了，你离婚了，我不和你计较。”

两个人并肩走进了街对面的那家牛肉面馆。这个时候正是一天的开始，面馆里挤满了人，排在取饭口的队伍一直延伸到了街上。他们进去的时候，恰好有个座位腾出来，老头一个健步冲上去，稳稳地填补了那个空缺。

“你去排队，我找座位！”老头很有把握地挥手说。

医生去开了票，他替老头额外加了份牛肉。当他站在那支

等待取饭的队列里时，那支队列所隐含的绝望的漫长气息令他的眼眶再一次潮湿了。窗口里的师傅向他响亮地发出问话时，他才回过神来。

“宽地洗地？”师傅用纯正的兰州方言问医生，那意思是问他面条要拉成宽的还是细的。

“洗地（细的）。”医生扭捏地回答。他使用了自己非常不善于的方言。医生突然觉得，在这个热气腾腾的地方，自己如果使用标准的普通话，无疑将是可耻的。

老头已经成功地找齐了座位，他把自己的一只脚勾在一张凳子上，明确无误地表达出了他对这张凳子的所有权。医生在那张凳子上坐下，他埋头吃了几口面条，然后就对老头说：“我要给你讲个故事。”他的语气有些不由分说的味道，仿佛他替老头多加的那份牛肉给了他充分的理由。老头嘴里塞着一大口面条，只能呜噜出两声。

医生的故事夹杂着一些蹩脚的方言腔调——在牛肉面热辣的滋味里，他有些身不由己。

医生的婚姻和一场医疗事故密不可分。那时候，他刚刚分配到一家医院，成为了一名年轻的眼科医生。和他同时分配来的，还有另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不错，她就是医生日后的妻子。

“当然，现在她已经是我的前妻了。”医生补充说。

起初，他们并没有格外地关注对方，彼此之间的交往完全是同志式的。但是，当他们第一次共同完成一台手术时，却发生了那件不可原谅的事故。

受害者是一个年仅八岁的男孩。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患者，他只有八岁，却是一个肺癌患者。孩子的父母倒很乐观，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孩子这么小，总不至于就真的没救了。这种乐观的情绪可以从他们的行为看出来，那就是，他们居然还有精力关注到这个孩子的眼疾。这个孩子的右眼有